

科普文学

年初大哥过生日,我给堂弟小乐打电话,邀请他来家小聚。小乐爽快答应,但特别申明刚打完新冠疫苗,遵医嘱暂不能喝酒。打疫苗?我一阵尖叫,你不怕疼?我仿佛看见眼前就有一根又细又尖的针头,正扎向我的手臂。

上小学一年级时,某天教室里来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,听老师说要为同学们打预防针。轮到我时,医生用细细的针头,在我的左手臂上画了一个井字,疼得我哇哇大叫。这事过去了几十年,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。

堂弟说其实并不怎么疼呢,姐,你也抓紧去打哦。我?我当即摇头,我又不是公职人员,谁管得了我呢?

没几天,我所在的旅游行业工作群里,群主发来一条通知,号召各企业18-59岁的人员接种新冠疫苗,并附上相关操作流程,诸如先填表,再去主管部门开介绍信之类的。

我原本对这事就很抗拒,一看程序这么复杂,便不予理会。当天发了一条朋友圈,旗帜鲜明地表明放弃接种。满以为这条朋友圈会像以前一样获赞无数,却没一个人力挺我。有些微友安慰我说打针不疼,就像蚊虫叮



打疫苗记

周成芳

咬;有的严肃地告诉我,打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,阻断疫情传播的最有效的手段。

我这人一向固执己见,一旦决定的事就很难改变。

我母亲却特别热衷这事,但按当时的规定,60岁以上的老人暂缓接种,这让她很苦恼。她每天都在期盼能早点放开接种范围,她说哪怕自费也行,打了才放心。

有啥不放心的呢?我不照样没打吗。我觉得母亲有点杞人忧天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随着国外疫情的日益严峻,身边朋友打疫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。新闻媒体每天都公布新到多少份疫苗,并附疫苗分配表,倡议适龄、无禁忌症人群尽快接种,做到应接尽接。

听说身体健康的老人也可以接种了,这让母亲特别兴奋,她第一时间去了医院。

三个星期后,母亲完成了第二针疫苗,放心地去了高山避暑。每次和她通电话,她都会提醒我早点打疫苗。我每次都说好好,却迟迟

没有行动。

进入七月,朋友圈的半壁江山都发的是打疫苗的事。新闻媒体还特意发了一篇《给不愿打疫苗朋友的一封信》。信里说:“接种疫苗是民族责任,也是社会义务。全民接种免疫,不仅代表健康和平安,也预示着责任和担当,人人都主动打疫苗,才能达到构建全面免疫屏障的目的。”这些话触动了我,我逐渐意识到一意孤行的行为,是对自己,也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。

我开始关注城区接种点的情况。从朋友圈获悉,各个接种点都要排很长的队,又正值高温,这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。

七月下旬,国内部分省市又增加不少新冠病毒患者,我所在的旅游行业最先按下暂停键。身边像我这样的青壮年还没接种疫苗的已属凤毛麟角。

我终于冒着酷暑去了医院,同时接种的还有一位男士。医生问:“你俩谁先来?”“我。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,抢先说道。说完,我主动伸出左手臂,握紧拳头,咬紧牙关,双眼直直地望着屋顶。很疼吗?医生温柔地问我,待我还没回过神来,她说好了,看你吓得。

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手臂,这一针倾注了无数科学家心血的疫苗,正流淌在我的体内,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打完第一针,我心情特别舒畅,先前的恐惧感也烟消云散。之后我每天都在倒计时,期盼早日接种第二针。

8月22日,手机收到短信提醒,第二针接种时间已到。

我飞快地去了医院,再没像上次那样紧张。接种完毕,我打开手机,惊奇地发现绿色的健康码四周都镶了金边。

我很得意地截图发了条朋友圈,附上一句“这是祖国给人民的镇定剂”。

这一次,我的朋友圈收获了无数个赞。

粉黛乱子 醉红颜

汤仕雄



都说小草不迷人,
粉黛乱子最销魂。
秋日摇落起苍黄,
缀山增色换霓裳。

微微红尘轻云荡,
缕缕情丝诉衷肠。
纤纤枝叶细眉扬,
婷婷袅袅漫悠长。

多姿粉黛似彩霞,
仙女娇娘都宠她。
爱以自炫迷人眼,
翩翩起舞为红颜。

风起云涌掀波澜,
春心荡漾泛漪涟。
秋日繁华忆阑珊,
倾城倾心意无眠。

注:粉黛乱子草(学名:Muhlenbergia capillaris (Lam.) Trin.):多年生暖季型草本。

天气预报

龙泽平



这个天

以为它要下雨时它不下
以为它不下雨时却下个不停
这与“天有不测风云”的老话
何其高度一致

我完全可以理解天气预报为什么
总会在准与不准之间摇摆不定

我也完全理解它
因此有苦难言地承受
许许多多莫名的指责
但,我还是相信天气预报的
我相信它绝不可能信口开河
我相信它的准与不准
肯定都是有依据的

我更相信它
绝不可能,也肯定不敢
无中生有,或者
把有说成无,把白说成黑



晚霞余晖(国画)。作者 李凡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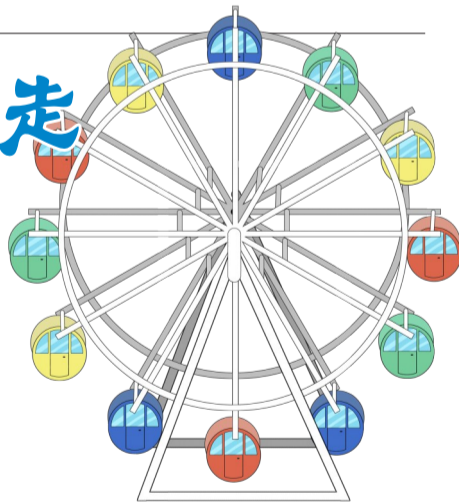
摩天轮慢走

梁爽

生产的速写本的封面,有的只是苍白的线条和印刷不清的背景,昭示着被大批量复制的可能性。一张摆在它前面的笑脸与之构成的两个同心圆,可能出现在任何一张被点赞的照片里,以不同的圆心距,却同样的乏味。

所以,当一间间透明屋子缓缓离地,我并不为自己的无动于衷感到丝毫惊讶。毕竟,我过早实现了同龄孩子们梦想中玩儿一把“高档游乐设施”的愿望,并且觉得无聊。它走得跟蜗牛一样慢,年少的我待在上面除了发呆没有任何事可以做。人太小,尚不知闲看风景;如今,却觉得心已老,当繁忙疲累成了常态,最最消受不了的正是这样的“无聊”。

我甚至预感,假使我在上面,站在地面或高楼上的某个人正把头深深埋进一架望远镜,以最平庸的好奇窥探这房间里的生物,将在漫长的半小时中如何自处。果真有这样无聊的人,他大概会看到我自始至终都在走来走去,把所有座位坐了个遍,却不曾捂热自己的屁股。一双冷手还要幼稚地从暖出汗的兜里掏出,在哈满口气的擦不干净的玻璃窗上,几次抬起,写不出半个字来。



“有时闲着闷了,会临时中午去机场,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。”至今记得香港演员梁朝伟几年前说起飞到伦敦广场“喂鸽子”的那条微博,留在我意识底层的感觉不似舆论之哗然,反而是那份如风的随性浅浅流淌了连绵至今的感动。

因为在平常人当中,除了小孩子,恐怕已没什么人还稀罕喂鸽子了。人们看紧钱包,宁愿喂胖自己也不愿与一面之缘者分享。后来听到一首叫《鸽子》的民谣,当中就有一句,“伪善的人来了又走,只顾吃穿”,我方才知,这种感受叫孤独,而这感受本身,并不孤独。

其实,喂鸽子,有什么不好呢?每个人都向往飞翔,不管是不是有一双翅膀,是不是要借用一双翅膀。

几年前,当我和男朋友在一座公园路过摩天轮时,我拉着他过去,他却说他恐高,不想坐。那之后,我没有机会登高,尤其是同他一起。因为生怕遇到什么意外,他便理所当然地不肯救我。就像希区柯克的《眩晕》里面,男主角眩晕在高塔的半路,对处于生命危难中的女主角无能为力。而我总是与他在一起,所以除了四岁时穿着小黄棉袄和母亲一道坐过的那次,我再没有触碰过这头庞大的怪物。

即便它就在我的眼前,我看见偌大的摩天轮架在桥上,桥下面就是海河,可是毫无感觉。怎么说呢,它在我眼中就像地摊儿上三无厂家